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54

中世纪的思维： 思想情感发展史

· 第二卷 ·

[美] 亨利·奥斯本·泰勒 著

赵立行 周光发 译

THE
MEDIEVAL
MIND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54

中世纪的思维： 思想情感发展史

· 第二卷 ·

[美] 亨利·奥斯本·泰勒 著 赵立行 周光发 译

THE MEDIEVAL MIND: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AND EMOTION IN MIDDLE AGES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的思维：思想情感发展史 / (美) 泰勒著；赵立行，周光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5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陈恒，黄韬主编)

ISBN 978 - 7 - 5426 - 3807 - 6

I. ①中… II. ①泰… ②赵… ③周… III. ①思维科学—历史—世界—中世纪 IV. ①B80 - 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7691 号

中世纪的思维：思想情感发展史

著 者 / [美]亨利·奥斯本·泰勒

译 者 / 赵立行 周光发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000 千字

印 张 / 79.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807 - 6/K · 174

定 价 / 128.00 元(全 2 册)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编委会主任 陈启甸

主 编 陈 恒 黄 镊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沛	王忠欣	王晋新	王晴佳
卢汉超	刘昶	刘北成	刘津渝
刘新成	向荣	江晓原	宋立宏
张绪山	张强	李剑鸣	杨共乐
汪民安	范景中	陈新	陈仲丹
陈志强	陈淳	林在勇	郑克鲁
金寿福	侯建新	查常平	贺照田
赵立行	夏可君	徐晓旭	晏绍祥
郭小凌	郭长刚	钱乘旦	黄洋
彭刚	彭小瑜	蒋竹山	魏楚雄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第二十五章 帕西法尔，慢慢 学乖的勇士

前一章评析了骑士浪漫传奇，兼及典雅爱情的故事。它们塑造的某些偶像的所作所为有悖基督教伦理。不过，一首描写游侠骑士的著名诗篇却是个例外。其浪漫偶像多了些道德思考，身上却没有僧侣气息，仍然保持骑士特性。这一角色所体现的思想总算与中世纪基督教教义大体一致了。这首诗探索的主题是：人应当怎样努力获得智慧与平安。它透露的信息是：中世纪人通过对人生进行深入思考，认为人的心灵欲获得智慧与平安，必须对上帝救赎之道全然接受。诚然，诗描绘的是在俗世所赢得的骑士之战，其胜负取决于臂力和武器。此外，骑士要得胜，还需要保持勇气；对于中世纪枯燥乏味的年代里人类不断增长的灵性所认为正确的一切东西，也要忠诚。那时，僧侣们为得救赎，就会完全倚靠上帝；在世俗世界沉浮的一介凡夫，也深知自己的努力决非徒劳，亦知上帝偏爱勇士，并且不喜欢人们把自己的事推给别人——哪怕是推给上帝本人。

帕西法尔的传说据信出自布列塔尼地区，与亚瑟王宫廷还有点瓜葛。这位青年出身高贵，早年对现实生活无知到可笑的地步。他经过学习骑士生活的所有功课，最终成为完美骑士，受人敬仰。这个故事曾广为流传。故事中还穿插进了另一个骑士贾文(Gawain)的冒险。据传，法国诗人克雷蒂安·德·特鲁瓦在1170年左右复述了这个故事。他首次引入了那个物件—魔碟，在后来者的转述中，又变成圣杯(Holy Grail)。克雷蒂安未能完成这首诗。4

后来，别人完成了这首诗，转述了这个故事。在这些后来者中，有一位诗人，尽管缺乏法国行吟诗人的流畅，但在思想的缜密和戏剧感染力方面，却远远超过克雷蒂安等人。这位诗人名叫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是个巴伐利亚人。他本是一名骑士，游走于城堡与宫廷之间，结交各色人等。图林根的伯爵领主(Langgraf of Thüringen)赫尔曼(Hermann)是他的庇护人之一。赫尔曼在爱森纳赫(Eisenach)不远处的沃特堡(Wartburg)有领地，设宫廷。正是在此地，沃尔夫拉姆于13世纪早期创作了他的杰出诗篇。他不属于神职人员，从未接受过教牧教育。也有可能他既不能识字断文，也不能提笔写作。他生活的时代却是德国中世纪诗歌最鼎盛的年代，而沃特堡正是风月场、风骚地的中心。瓦尔特·冯·德·福格威德就是沃尔夫拉姆在宫中的至交。

沃尔夫拉姆了解克雷蒂安版的《帕西法尔》，但不认可它。他说有一位来自普罗旺斯的歌手基约(Kyot)，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①对基约，我们只知道沃尔夫拉姆的这一句赞辞。极有可能，他只是沃尔夫拉姆捏造的子虚乌有的人物。在中世纪胡编乱造出的年代，这并不罕见。法语或普罗旺斯语文学是沃尔夫拉姆的灵感之源。总体上说，德国中世纪诗歌中最好的诗篇都是对法文版原诗的改编。然而，这并不妨碍德文改编版偶尔超越它借用的法文原作。至于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正如斯特拉斯堡的戈特弗里德的《特里斯坦》一样，要数德文诗歌把故事讲得最动人。

① 事实上，克雷蒂安的未完稿《高卢人帕西法尔》(*Perceval le Gallois*)与沃尔夫拉姆的诗中此部分内容相关的地方，故事情节大致相同。要查考两首诗的关系，以及其他圣杯传说，可参看 A. Nutt, *Studies in the Legend of the Holy Grail* (Folk-Lore Society Publications, London, 1888); Birch-Hirschfeld, to Piper's edition of Wolfram Von Eschenbach, Stuttgart, Deutsche Nat. Litteratur; *Einleitung* to Bartsch's edition in Deutsche Klassiker des Mittelalters (Leipzig, 1875)。这两个版本的诗都有现代德文词汇注释。有 Simmrock 的现代德文版，英译本由 Jessie L. Weston 译。

由于我们谈论的作者是细致严谨的德国人，风格就显得复杂难解得多。然而，他富于想象力，而且他的诗情节发展的高潮处理得很好。这是一个英雄的成长史，亦即精神发展史。很显然，沃尔夫拉姆是第一位意识到帕西法尔传奇深远意义的作家。对这一题材和内容的选定，本身就反映了他的性情和主张。沃尔夫拉姆自己是一名骑士，他就选择了骑士故事。在他看来，骑士的成功就是一个男人进步的自然象征。沃尔夫拉姆也是一位活在俗世的人，欣赏生活的赐予，对禁欲主义那一套只敷衍了事般地表示赞同。对他来说，男女之间忠贞的爱情是世间至高的善，已婚状态和独身相比在道德上并不低一等。^① 他唯愿世人凭忠心、坚贞和真诚，正当地争取俗世的名声、权力与荣耀。这种正当性也体现在对需要帮助者的扶持、对被征服者的怜悯、面对上帝时的谦卑，因为唯一有保障的就是相信上帝是忠诚和权能的化身，相信上帝从不舍弃那些服从上帝、服事上帝的人。

当两种愿望(Zvifel, Zweifel=疑虑)驻在心间时，心灵很痛苦。处在无畏心境中的男人，当既感羞耻也感到蒙恩——真是五味杂陈！对他来说，天堂与地狱都有份。不坚贞的朋友同道蒙羞，那些思想坚定不移的人蒙恩。虚假的同道只配受地狱之火。与此相似，让妇女都留意保持自身的荣誉，她们对谁倾注了爱，她们确定不会为忠贞而懊悔。在上帝面前，我奉劝良善的女子们遵守妇道；羞耻心是她们的坚城，但若她们的心是虚伪的，就好比假珠宝镶在真金里。让真诚守妇道的女子不因她们外表的色泽被轻看，让她们自身成为赞美。

我是否现在就该赞美一个善男子、一个善女子，并把他们的形象描画出来？请听这一则爱情故事——它带有欢乐也带有痛苦。我的故事讲述的是忠诚——妇人对妇道的恪守、男人

^① 在圣杯传奇的其他版本中，有很多处涉及处女童贞、单身禁欲状态、不贞和对婚姻并不特别予以高估的情形。

对男子汉气概的持守，从不畏缩。他的意志如钢铁一样坚强，在困境中，他的征服者之手仍获取报酬；他，勇敢而且慢慢学乖，这个我向其致敬的英雄，在女人眼中是迷人的，他的心甚至为女人们患病。他自己就与恶德败行保持充分的距离。

这就是沃尔夫拉姆的序幕。这个故事开头讲的是：在一场骑士战斗结束之后，失去了丈夫贾姆雷特王（Prince Gahmuret）的王后贺6 翠莱德（Queen Herzeloide）带着孩子在一座森林里隐居起来。这个伤心欲绝、愚笨的母亲想让儿子对武器和骑士一无所知。这孩子却给自己制作了一张弓，用它来射鸟——鸟就停止了歌唱。这是他平生经历的第一件伤心事，童年的无知是其肇因，青年时的鲁莽和成人后的缺乏智慧会随着年龄增长，给这个孩子带来更大的痛苦。现在只要看到一只鸟就能使他流泪。比他更愚笨的母亲却令仆人把鸟射死。这孩子一抗议，他母亲就轻轻地吻了吻他，宣布鸟应安享和平宁静的生活，她不会逾越界限，触犯上帝的旨意。听到这个陌生的用字，孩子叫道：“哦，妈妈！上帝是什么？”“儿子，让我告诉你，比白昼还光明——他是——他有一张人的脸，有需求时就向他祷告，他的忠信是人的唯一依靠，另有一个地狱的头，是黑暗虚假的。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不要让他侵扰你，也不要让怀疑来占据你的心。”这孩子听着听着，又腾地跑入森林，抛掷猎叉，射杀牡鹿。有一天，他听见了马蹄的声音。他把手里的猎矛摇了摇，“如果此时魔鬼来临，而且充满愤怒，我也要与他抗争，我母亲提到他时充满恐惧，只不过她是有点害怕罢了。”三位骑士穿着闪闪发光的银盔，骑马奔驰而来。这小伙子以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位神，就屈膝跪下了。“救命！上帝！因为你总是施拯救的神！”有一个骑士叫道：“这个傻瓜 挡住了我们的道！”第四名骑士策马赶到，这是他们的首领。这个傻孩子又称他为上帝。

“上帝？不，我不是上帝。我只是他的仆人。你看到的是四个骑士。”

“骑士？那是什么？如果你们没有上帝的权能，请告诉我谁能使人成为骑士？”

第二十五章 帕西法尔，慢慢学乖的勇士

“年轻的绅士，只有亚瑟王能封骑士，到他那里去吧。他会封你为骑士——你好像生来就是一个骑士？”

这些骑士都瞧了这个男孩一眼，在这个孩子身上上帝显然有许多恩赐。男孩触摸了他们的盔甲、他们的剑。王子对他们说：“愿我有你们的威仪！上帝对你们的恩赐真是大啊！——如果你们行事正当的话。愿他使你们不致忧伤。”骑士们接着赶路，男孩也赶去见他妈，好把见到的一切告诉她。她一言未发。男孩就急着要去亚瑟王那里了。她心生一计，把丑角傻子的服装给他穿上，想让由此招致的侮辱与戏弄使他回心转意归向她。她也给他出点子——有聪明的点子，也有愚笨的点子。⁷

这个年轻人从此出道了。他留下伤心欲绝的妈妈，疾驰而去。他行在路上时，遇见一个在亭子里熟睡的女子。他听从妈妈的计策，吻了她，并从她手上强行取走了戒指。就是这桩愚笨行为给他惹了祸。之后他遇上西衮(Sigune)，正在哀悼一位死去的骑士。年轻人停了下来，发誓要为她报仇。她是他的表妹，认出了他来，叫出他的名字，说出了他的家谱世系。之后这个年轻人又由一个渔夫作向导，抵达亚瑟王宫廷所在的地区。他遇上了一名骑士伊瑟(Ither)，身披红盔甲，向他打招呼，给他指路，并托他向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们发出挑战。帕西法尔终于到达亚瑟王纷纷攘攘的宫廷。年轻的爱温(Iwein)首先向他发话。这个鲁莽汉回答道：“我妈要我讲——你们是受上帝护佑的。我在这里看到了这么多亚瑟——谁是那位能封人骑士头衔的人？”爱温不禁笑起来，他引帕西法尔上前。后者又开腔了，“上帝护佑你们——绅士们，特别是国王与王后——我母亲要我这样称呼他们——以及所有的圆桌骑士们。但我不知道这里哪一位是头儿。一位红甲骑士向他发出了挑战；我猜他是想与他格斗，哦！愿神赐予我红甲骑士全套骑具！”他们簇拥着这位神武的青年。“多谢了，年轻人，愿赢得你的祝福。”国王如此回应道。

年轻人因等不及，而急得浑身发颤。“看在上帝面上，我要成为骑士要等上好多年，你现在就给我加封骑士头衔吧！”

国王答道：“乐意成全，我要名正言顺地给你加封，等到明天，

我就能授封你为骑士，并送给你礼物。”

“我不需要礼物——只要骑士的盔甲。我母亲会送我礼物，她是一位王后。”

亚瑟害怕把这个毛头小子喂给伊瑟这个老江湖，但经不住盖伊爵爷(Sir Kay)的冷语挑唆，就令帕西法尔去迎战伊瑟。而帕西法尔手里只握着与骑士身份毫不相称的一根打猎用的长矛。他突然喝令伊瑟把马和盔甲送给自己，在骑士骂骂咧咧时，就揪住了马的头。愤怒之极的伊瑟倒转长矛，用粗大的一头去打帕西法尔和他可怜的驽马。帕西法尔一跃而起，将长矛准确无误地朝骑士头盔下的眉脊狠命掷去，骑士从马上坠地而亡。帕西法尔笨手笨脚地要从骑士身上扒掉盔甲，却不知道如何解扣。爱温过来教他如何解甲，如何执盾、挥矛。就这样，帕西法尔披上伊瑟的铠甲，跨下骑着他的雄赳赳的战马，请求爱温在亚瑟王面前美言几句，就策马飞驰而去，留下爱温去处置骑士的死尸。

当晚，他到了一个老爵爷的城堡。老爵爷见到了这个威风凛凛骑马而来的年轻人盔甲下面遮着的小丑服装。他受到礼貌的接待，洗过澡，吃饱饭，美美地睡了一觉。很幸运他听从了母亲临别时教导的话——要遵从长辈的指教。所以，次日早晨，他穿上了主人留在卧室的衣服，撇下妈妈给他穿的衣服。主人先听了这个头脑简单的年轻人的弥撒，教了他这个弥撒的重要意义，如何在自己身上画十字，如何使自己脱离魔鬼的计谋。他们于是共进早餐，这个老者听过帕西法尔的故事后，在他离开时，给了他许多忠告：不要再说“我妈妈告诉我”。他又给他提了更多的建议：“保持羞耻感。没有羞耻感的人是毫无价值的，最后，只配下地狱。你似乎是一个孔武有力的人，请发善心怜悯那些有需求的人，要善良、慷慨、谦卑；一个有需求的人是不愿乞求的，要预见他的欠缺。这样做会令神垂怜你。然而要谨慎，绝不要挥霍也不要吝啬，量人为出，使用有度是你不应该忘记的准则。你非常需要聆听教诲，不要鲁莽行事，不要问太多的问题，也不要拒绝回答任何一个你能妥帖回答的问题，要用眼观察，用耳倾听。让慈悲战胜勇力，饶恕屈服于你

的，不管他对你干过什么坏事。你一卸甲，就要洗手洗脸，让你自己整洁体面，女人的眼睛会注意到这些的。要有男子汉气概，要快乐度日，要尊重爱护女人，这会有益于一个年轻绅士的声誉。不要反复无常——这是男子汉精神的一部分，背叛真诚爱情的人会声名狼藉。入室偷盗会惊动许多仇敌，真爱自有其对付欺骗的智慧和能力。若取其不利的一面，不得其垂青，会自取其辱，身败名裂。”

客人谢过主人的教导。⁹他这次除了在心里嘀咕母亲的名字外，口头再也不提了。接着，主人说许多人用的盾都比帕西法尔身上背的那个好，就带他出来到野地上。在很多骑士的旁观之下，老者教他在马背上用长矛格斗，并立刻发觉他是一个专心好学的学生。老者用爱怜的目光看着他——还有女儿利阿斯(Liasse)——她很漂亮——帕西法尔也觉得她漂亮吗？他会在这个没有儿子的家庭中担当起一个儿子的角色吗？美丽又纯洁的少女！帕西法尔说道：“主人，恕我不智。愿我能获得骑士荣誉，好让我有资格寻找爱情——所以请为我照管好利阿斯。若我能为你分忧，你的心理重担也会减轻少许。”

帕西法尔在人生起步阶段的经历，老者的教诲已经使他改变了不少。他不再像前几天在森林里把骑士当神那样糊涂了。他肚里已知晓自己缺少历练，是个头脑浅薄的少年。或许这个变化是来得突然了一点，在此之前，中世纪文学中还未曾有表现这么细腻的性格发展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沃尔夫拉姆显然是一位先驱。

年少的骑士策马离去，脑子里暗暗思念那位少女，心里有几分忧伤，但爱情已轻轻开启他的心，已作好准备接受更有力的激情的冲击。马带着他穿过森林和荒无人烟的山地，来到一个王国的都城——帕尔雷皮埃(Pelrapeire)。此时，这座城池正遭围攻，因为那里藏有女王康德维拉莫(Condwiramurs)：爱的角落。城里只有饥荒和死亡，城外是一名骑士——残暴的敌人国王克拉麦德(Clamide)。他想攻陷并毁灭这座城池，并赢得女王。帕西法尔穿过一片野地，来到一座有许多骑士在那里殒命的桥边，抵达一扇城门，叩门。一个女仆高叫问话，发现他是援兵而非敌手，就放他进

去了。街上挤满了虚弱不堪的士兵。女仆领着他穿过街道，走入宫殿。他的盔甲被卸去，有人交给他一件披风。内侍问道：“要见女王——我们的女主人吗？”“是的。”帕西法尔答道。于是他们进了大厅——女王美丽的眼睛对他眨了眨。她在众宫女的簇拥下进身向前，有礼节地吻了骑士，把一只手递给他，引他落座。她的武士和女仆们脸上带着忧郁，一脸倦容。而她——假如她与伊利特(Enit)和伊索尔德或其他任何男人称为美女的人比美，她一定是赢家。

客人心里乐滋滋的，利阿斯在那边——利阿斯在这里。上帝让我的痛苦减轻，这里就有一位利阿斯，他默默地坐在女王身边，心里牢记着老王公告诫他不要多发问的话。“这个男人瞧不起我吗？”女王暗忖，“因为我不再可爱了吗？不，他是客人，我是女主人，应该由我先发话。”于是大声开腔道：“先生，女主人是应当先讲话，你的问候赢得了我的一吻，你为我效劳了——我的女仆这样告诉我。现在乐意效劳的已经罕见了。先生，你从哪里来？”

“夫人，我今天从大好人、不能忘怀的恩公古内曼兹(Gurnemanz)王公那里来。”

“先生，我不可能相信另外一人这么说话。路这么远。我母亲是古内曼兹王公的妹妹，在过去的忧伤岁月中我常和他的利阿斯一同哭泣。既然你对那个王公怀有善意，我就把我目前的困境坦白相告。”

直到点心端上来，这场倾诉才被打断，然后帕西法尔被带到卧室。他睡下了，但又被一阵抽泣的声音弄醒。在静夜中，不幸的女王急于求助，就不惜惊动了客人。她在他榻前屈膝跪下，眼泪垂落到他身上。他醒了，这一幕触动了他内心的爱与怜悯。帕西法尔跳起身来，“夫人，你折杀我了！你应该向神跪拜。”在荣耀里，他们正大光明地坐在一起，女王讲述了她的故事。她细述了国王克拉麦德和他的总管是如何令她的土地荒芜，制造不幸的孤儿，屠杀她的臣民。甚至她的护卫人、利阿斯兄长都被杀害了，她自己死也不愿屈服于克拉麦德。

利阿斯的名字激起了帕西法尔的斗志：“我怎样才能帮你呢？”

“救我脱离凶恶的总管之手——他蹂躏我和我的臣民。”

帕西法尔发誓要替她出头,女王就悄悄离开了。天亮了,帕西法尔听见教堂钟声响了。弥撒唱过后,这位年轻武士披挂上阵,前去挑战总管带领的队伍,市民们都沿街为他祈祷。帕西法尔征服了他,放了他一条生路,把他送到亚瑟王宫廷。市民为胜利者雀跃欢呼,女王拥抱了他。除了他还有谁能做她主人呢?所以立刻操办他们的婚礼。虽然帕西法尔觉得这个回报太大了,因为他本指望能碰碰她衣裙下摆就满足了。不久,国王克拉麦德亲自命令自己的人马,向这座都城发动进攻,又遇到猛烈反击。他挑战帕西法尔,也像他的总管一样被降服了,被送到亚瑟王那里。11

康得维拉莫女王与丈夫帕西法尔之间的爱情更浓郁了。一天,帕西法尔当着众人对她说：“夫人,我要请求获得你批准,去看我母亲过得怎样,并且去历险。如果这样做能荣耀你,你的爱就获得了足够的酬劳。”

帕西法尔离开他妻子和那些叫他主人的,单骑上路了。他心中不由得有了痛苦忧伤的感觉——心里因思念妻子而忧愁。他学到了第一节功课。到傍晚时,他抵达了湖边,见一个老渔夫坐在船上,穿戴得像国王一样。^① 渔夫叫他到一座城堡,答应在那里会作为主人招待他。帕西法尔听从命令,来到一座美轮美奂的城堡。他声称自己是渔夫送来的,就受到礼貌的接待,需求都得到满足。大厅里充满悲凉的气氛。他被带到宴客厅,一百具枝形吊灯照得屋子亮堂堂的。靠墙摆放着一百张长榻。主人进来躺卧在其中一张卧榻上,这张卧榻像一付担架一样,他似乎郁郁寡欢。人们用羽毛和披风把他像病人一样盖上。他招手示意帕西法尔进前去坐在他旁边。随着大厅里聚集起来的人越来越多,一个骑士的扈从进到大厅,手里执一杆带血的长矛,所有在场的人都对着那支矛肃

^① 渔夫国王(The Fisher King)(roi pêcheur)是圣杯王(Grail King)的常用说法。参见 Paulin Paris, *Romans de la Table Ronde*, t. i. p. 306。

立致哀，一队穿着华丽的女子跟着进来，托着玉盘盏。最后出场的是女王勒庞斯·德·索妮(Repanse De Schoye)，她在一个丝织的座子里托着一个全善的物件——圣杯；只有绝对纯洁、真挚、诚实的童贞女才能执杯。又有六名少女带着闪光的高脚杯近身前来，她们把手里的东西都呈送到主人和客人面前，也送到蜷缩在一边
12 卧榻上的骑士们手里，每人面前都有一张桌子。一百名扈从跟进来，满怀敬意地从圣杯里取出各种食物和酒类，随每名骑士的意愿分送到骑士们跟前。每样东西都是从圣杯的法力出来的。

帕西法尔心里暗想着，他要牢记老王爷的话不要乱发问，但心里想着：谁要是能告诉他这中间有什么玩意儿在捣古就好了。一名扈从把宝剑给主人，主人又将它给了客人，“我一直将这把宝剑带在身边，直到神让我受伤。将这把剑拿去，作为对你处在这样一种悲凉的招待气氛中的补偿。在战场上用得上它。”

受赠宝剑的时机是帕西法尔发问，请教主人他受到了什么击打的好时候。他却让它错过了。宴席被愉快地撤了下去。“你的床已收拾好。你随时可以就寝。”主人说完，帕西法尔就被带到卧室，他独自一人呆在那里。但骑士不是没有伴，一阵阵袭来的悲哀给他送来使者。恶梦又来侵扰他——他梦见插满剑和刺满矛的挂毯。他为求生在黑暗中无休无止地战斗，一直这样做梦做到四肢浸满汗水才醒。窗外，白昼已来临。那些该给我拿来衣服的男仆都到哪儿去了？他没听见任何声音。他跃起来想看个究竟。他的盔甲仍在那里，还有两把剑——从伊瑟那里拿到的一把，以及主人昨天给他的那把。他想了想：“我在梦中吃了好多苦，今天对我来说一定是个难捱的日子。如我的主人有难，我一定全力相助，还有女王勒庞斯。她送给我一件披风，我这回却不能为了赢得她的爱而战，我自己的太太一点不比她丑。”

帕西法尔穿过城堡空荡的大厅，生气地大喊大叫。他一个人影子也没见着，也没听见任何声音。在院子里他看见了自己的马，就飞身登鞍上马。他驱动坐骑，出了敞开的城堡大门，走过吊桥，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马蹄刚离吊桥就把吊桥扯起来了。他大吃一惊

地回身望去。一个扈从骂道：“让太阳烤死你，你本可以开口向你主人问一个问题的，你却错过了，你这呆头鹅！”帕西法尔高叫着想解释，但城堡大门在他面前突然关上了。他的欢乐从此消失，痛苦开始了。他好像命中注定要与圣杯失之交臂。他看见地上好像是骑士们马蹄践踏过一般。他想：“这些人今天就在为我主人的荣誉而战。他们这班人不至于被我玷辱。我不会在他们需要帮忙时袖手旁观。我完全可以靠自己挣得我的口粮和这把他们的主人送给我的剑。我现在佩着的这把剑是自己的，他们一定以为我是懦夫。”

他循着马蹄印追过去，这些印记引他上了路，又四散开来，变得模糊起来。在一棵树下，坐着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抹过膏的骑士尸体，世上有多少忠诚痴情可以和这个姑娘的情怀相比啊？他骑马向她靠过去：“夫人，你的悲伤也感染了我。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你从哪里来？很多人都在这座丛林里死于非命。如果你爱惜自己生命的话，就赶快逃。但请你告诉我，你昨晚在哪里过夜来着？”

“在离这里不足一里的一座城堡。”

“不要骗我，你操着陌生人的盾，在方圆 30 里内并无房屋，只有一座高而广的城堡，那些特意去找它的，总找不到；只有在漫不经意时才能找到它。圣杯堡蒙沙尔瓦特 (Munsalvaesch) 是它的名字。年老的提图瑞尔 (Titurel) 又把它赠送给儿子弗里穆特尔 (Frimutel)、一个英雄。在角斗中他因爱情而丧命。他有两子，一个是隐士，叫特里弗维真 (Trevrizen)；另一个叫安福达斯 (Anfortas)，就是城堡里你见过的主人，既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既不能坐，也不能躺。但是，先生，假如你到过那里，这可是他从长期的病痛中恢复暂时健康的一刹那。”

“我在那里看见许多奇异的事。”他说道。

她听出了这个人的声音，“你是帕西法尔。请讲，你看见那位毫无人色的主人了？假若他的痛苦是由你引起，就庆幸吧。风都

能传扬你的名声和你的领地的名。”

“你怎么认识我？”帕西法尔问道。

“我是那位此前向你倾诉不幸，讲述你的身世，哀悼被害的情人的女人。”

“哎呀！你的红唇何在？你就是那位讲述我身世的西袞吗？你的长长的棕发哪里去了？你的美艳的容颜哪里去了？”

西袞说道，“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听说你帮助了那位赠你宝剑的
14 无助的人。你知道它的功力了吗？第一击，且好，第二击，就会断裂，要知道一个词才能让拥有它的人无敌于天下。你知道这个词吗？如果知道，没有人能抵挡你。你问了那个问题了吗？”

“我什么也没问。”

“我真是后悔见过你这个人。你什么都没问？你在那里看见过奇迹——圣杯、高雅的女子、带血的长矛，你这个可悲的、应受诅咒的人，你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呢？你的牙是假狼牙！你若怜悯你的主人，过问他的疾病——那么神就会在他身上显出神迹。你虽活着，但在死之前再也没有欢乐了。”

“好表妹，请对我讲话好听点，我会为任何不义赎罪。”

“赎罪？不，别提它了。在蒙沙尔瓦特你的骑士荣耀都消失了。你再不会从我这里得到更多赞扬。”

帕西法尔的错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不聪明的本性引出的必然结果。他能补救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长年的考验获得智慧。这个不幸的骑士一路落寞地骑马赶路，一面把头盔松开，好让自己呼吸更顺畅些。不久，他正好赶上嘉丝特夫人，她此时正化装骑一匹瘦马赶路；衣服零乱，脸面变形。他提出帮帮她，她认出了他，含泪诉说所有的痛苦都是由他而起，她的腰带和戒指就是由这个傻瓜的手偷摘走的。而今她丈夫奥勒留(Orilus)把她当作一个蒙羞的女人看待。这个骄傲的公爵怒气冲冲地赶上来了，看看是哪位骑士胆敢帮他抛弃的妻子。帕西法尔和他经过一场长时间打斗后征服了他。三人一同到僻静处，这个胜利者宣称是他强行取走了那个清白女子的腰带和戒指，把戒指还给奥勒留，把他的女人也送交给